

10 “两蒋”行馆 逐步对外开放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占地1.8公顷的澎湖贵宾馆，入门后要先通过成排老树构成的绿色通道，通道的周边有大片绿地，主建筑外墙用石头砌成，屋内以木柱支撑屋顶木桁架，内部隔墙多为木板，屋顶为黑瓦。1956年，澎湖贵宾馆由原先的贵宾招待所改为专属的“总统行馆”。

随着行馆的改造，澎湖要塞司令部也将日式榻榻米、拉门和木地板等设施拆除，改为欧式风格，加入红色地毯和弹簧床，浴室也改成西式现代设备。但澎湖贵宾馆的总体装饰还是中西混合，外观典雅肃穆，屋内则是地板，周围为走廊。

行馆中央有6个房间，是蒋介石、宋美龄、蒋经国和4名侍从官的卧房，并设有接待室与办公室，厨房、浴厕位于外围，房间四面景色各不相同，相当雅致；家具摆设和装潢与蒋介石其他的行馆保持一样的格调，简单朴素而幽静。

从1949年开始，直到1971年蒋介石最后一次到澎湖巡视，每年蒋介石至少一次下榻澎湖贵宾馆，每次至少住一个星期。不过宋美龄因有皮肤过敏症，不习惯澎湖的炎热及海风中的盐分，很少与蒋介石同行。

澎湖贵宾馆的后方是景致优雅的花园，从阳台则可远眺马公近海，并可观察军舰进出马公港。胡宗南驻守澎湖时，还曾在三面临海的山坡上为蒋介石兴建了一座凉亭，东望案山渔火，西眺西屿落霞，南面俯瞰台湾海峡，蒋介石每次到澎湖，早晚都要到亭中小憩。1962年，胡宗南逝世后，蒋介石嘱咐军方重新修整凉亭，亲自将其命名为“宗南亭”，并在澎湖林投公园为胡宗南树立铜像。

在金门炮战结束后，澎湖贵宾

馆继续充作“总统行馆”，并由“陆军总部”、澎湖防卫司令部管理。它的旁边除了供校级以上军官居住的招待所，还有一座由居民自发募款筹建的“介寿亭”，以怀念蒋介石。

蒋经国每次到澎湖巡视防务与民生建设，也都下榻澎湖贵宾馆，据说中美断交前，蒋经国也曾在此馆内会晤“美国大使”，商讨断交后双方关系事宜。

据在行馆待了50多年的侍卫刘晨曦回忆，由于澎湖缺水，蒋经国有一次到澎湖巡视，自己打理洗澡之事，结果隔天他发觉浴缸里一滴水都没有，他问蒋经国为何没洗澡，蒋经国说，老百姓没水吃，我洗澡要用掉不少水，洗个脸就好。还有一次，生病的蒋经国在医护人员搀扶下坐直升机到澎湖巡视，当时蒋经国开玩笑说：“老刘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。”此后，直到病逝蒋经国再也没有到过澎湖。

到蒋经国执政末期，因澎湖的战地特性，澎湖贵宾馆仍实行原先闲人勿近的管制。后来李登辉到澎湖视察，同样也下榻由军方严密看守的澎湖贵宾馆。直到1992年，台湾军方宣布为纪念蒋介石诞辰，首度对外公开行馆内部陈设，之后行馆才开始逐步对外开放；之后军方同意将澎湖贵宾馆管理事务交还县政府，澎湖贵宾馆便被澎湖县政府宣布为县定古迹，并于2000年冬天正式对外全面开放，供游客参观。

今日的澎湖贵宾馆位于马公市近郊观音亭海边与水产职校间，邻近澎湖青年活动中心，是当地的著名景点。澎湖县政府观光局计划把行馆规划成为“马公市后花园”，除了整修行馆四周景观，兴设人行步道及栽植花木，还结合外围地区将其发展为具有文化、观光及消费等多功能的新商圈。

高雄市西子湾早在清代就是“台湾八景”之一。20世纪初日据时期，这里是台湾南部的游览胜地。由于位居要津，“二战”时期被日军辟为基地，并将其中一处私人住宅开征为军官俱乐部。台湾光复后，蒋介石看上了此地的战略价值，延用日军厅舍，并成为他1949年在台停留的第一个行馆。

在西子湾行馆内，面临国民党全面败退的形势，蒋介石着手草拟防守及治理台湾计划，为进入台湾作准备。

国民党迁台后，西子湾行馆始终是蒋介石南部地区首要行馆与临时指挥部；在“八二三”炮战爆发时，蒋介石曾在这里坐镇指挥；每年“陆军官校”校庆，蒋介石必定到此，以便前往高雄凤山检阅军队。后来蒋介石年岁渐长，受不了行馆外的浪涛声打扰其睡眠，才移居澄清湖行馆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）

22 沥川关了手机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回寝室前，我先到寝室楼的卫生间里将毛衣脱下来，梳理好头发，然后穿着沥川的衬衣进了寝室。

我是想偷偷溜回寝室的，可是寝室里点满了蜡烛，我看见安安、萧蕊和魏海霞一人一杯奶茶，坐在床边嗑瓜子。

她们见到我，一阵尖叫，因为我身上居然穿着男人的衬衣。

“进展神速啊……”她们三个人咯咯地乱笑。

我忙将毛衣塞到自己的床上。

“哪里，走得太热，浑身是汗，所以脱了毛衣。”我连忙应付着。

“王哥哥是在舞厅里找到你的吗？”萧蕊问，“你刚走他就来了，问我你在哪里，我给他说你去舞厅了。”萧蕊很少去学校舞厅跳舞，嫌那里的音响效果不好。

“没有。我跳完舞回来才看见他。”

“不会吧？那人家岂不是在门外等了你两个小时？”

真的吗？那么冷的天，他就只穿了一件衬衣。

“那我可不知道。”为了不给她八卦的资料，我没心没肺说了一句。我爬上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然后，我又花了半个小时回忆我们俩的相遇，发现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给他制造麻烦。第一次，我将咖啡洒到了他身上。第二次，我害他深夜陪我从学校门口走到寝室。第三次，我先强迫他陪我看电影，之后寝室楼锁门，我不得不住在他家。第四次就是今天晚上，让他白白挨人家一顿揍。我好像是他的克星。

最后，我总结出导致这一切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，是我不负责任的花痴以及我年少无知的欲望。

早上5点钟我准时起床跑步、背单词。在深秋的寒风中，我忍不住

跑到一家小卖部去给沥川打电话，想问问他昨夜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没事。

电话铃响了几声，便是一句语音提示：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

也许他太累，关机睡了吧。记得我曾经劝沥川买个冰柜放在床头，这样他就不必夜夜起来到厨房去喝牛奶了。沥川说他睡觉怕吵，尤其怕听见机器的声音。

我背完单词，吃完早饭，去上了一节课，回来已经10点多了。我又到小卖部去打电话，还是没人接，同样是那句语音提示：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

我仔细回忆着昨夜的每个细节。由于天太黑，看不清，但可以肯定那个校警的确踢过他几脚，踢在哪儿他不说。我担心那人踢中的是沥川曾经受伤的地方，那里没有骨骼，薄薄的肌肤下面就是内脏。可是，沥川走得那么好，几乎看不出受伤的样子。

我继续上课，中午我又去打电话，还是那句语音提示。我坐不住了，出校门叫了一辆出租车：“劳驾师傅，去龙泽花园。”

师傅说：“龙泽花园，小姐要去的是阔人住的地方呢。”

“我去看一位朋友。”

“龙泽花园应该算是北京最贵的住宅区吧。每平方米房价4万块。”师傅吐了吐舌头，“你那朋友房子挺大的吧？”

“他住顶楼。”

“我的娘啊，顶楼？你没看错吧？”

“顶楼怎么啦？”

“你知道顶楼有多大居住面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，前年那里卖房子时我打楼下过，还看过广告呢。顶层只有一个单元，500多平方米。就算500吧，500乘以4就是2000万元。小姐你这朋友是什么身家？”

我流汗了，难怪那座大楼的保安用那种眼神来看我。像我这种打扮，进大楼里去送比萨还差不多。

下车后，我走进大厅，找到保安。我说：“我想见王沥川先生。能不能麻烦您打电话请他下来一趟。”

保安打量着我说：“你没预约吧？”

但他知道我与沥川认识，又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他的房间打电话，看他不在不在。”

他打了电话，没人接。保安说：“他不在家。要不你在这里等着，那边有沙发。”

我走到西厅，在真皮沙发上坐下来，桌子上有免费咖啡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然后从书包里掏出课本。

我没有沥川工作单位的电话。我想：如果他去上班，中午回家的可能性很小。可是，如果他真的能上班，就不会关手机。

（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）